

馬華文學

22

2014年10月

微型
小說
專刊

蕭麗芬、邱苑妮、碧澄、
晨露、許通元、謝增英……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马华文学

网络版双月刊

顾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卢佩伊

杨嘉仁

刘育龙

校 对 / 王国刚

封面绘画 / Jlim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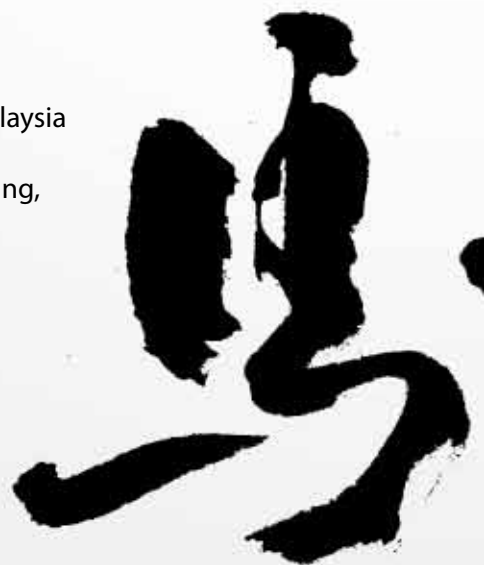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4年10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香梦未重温 / 李天葆
04	脸书与尖脚猫 / 黎紫书
05	永远平安 / 黄玮霜
06	微型小说特辑
58	马华文坛消息
68	书讯
74	稿约

華文學



第22期
2014年10月

主编的话

配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于今年10月25日至27日，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马华文学》继2012年12月号后，再次推出“微型小说特辑”。

这次来稿的反应相当热烈，从40后到00后都纷纷供上大作，可惜版位有限，只能录用其中的13篇，并将今期设为“微型小说专刊”。在此，向所有支持这项征稿活动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文学路，本来就不是一条热热闹闹的路，不是每完成一部作品，就能像歌手在台上谢礼后，总会听见欢呼和掌声。写作是经过个人内心澎湃汹涌，再沉淀，再几番淘洗，吐出一颗一颗的珍珠。

黎紫书在7字辈专栏写的，“多数时候，人们的脸书乏善可陈。终归是生活单调，可“秀”之事无非那几样，到哪里去了，吃什么了，跟谁见面了，自家孩子有多可爱了。”，许多人在使用脸书时，只为了让自己获得关注。更多的关注。

如果写作只为了听见掌声，那就不是文学，文学也将远去。

方岑

6字辈专栏

李天葆

文字人，在时光桥畔看残楼倒影，
在灰烬中想象旧日粉艳。



香梦未 重温

有时犯了老毛病，则一发不可收拾——红线女骤逝，想起旧有的三碟独唱会盒装，即夜里翻箱倒柜，遍寻不获，也就思念不成眠——事过境迁，总在无意间找出来了，一阵失笑，只好搁下，先放着了。趁热潮而尾随紧贴，本就是人性，有一点不愿错过“跟大队”的意思；好比眼看电视屏幕上画面掠过，喃喃地说“我也有这段，且是更好的版本噢”。女姐唱《柴房自叹》？那有什么！她认真吟唱时代曲《渔光曲》才难得呢。后来寻出一张《琵琶上路》三十三转唱片，红线女唱《琵琶记》的赵五娘，白驹荣饰演张广才——赵五娘的故事到底属于悲切凄惨的，“无奈长街剪卖青丝发，换来芦席殓双亲，抚骸哭向荒山葬，麻裙包土独筑坟……”还得抱琵琶沿街卖唱，万里寻夫，张广才在她临行前赠碎银，说是“多个钱就多个钱用”，老旧人情熨贴人心，其实不忍听；以前的人纯朴，大抵是愿意欣赏“苦戏”，自伤也是一种自娱。人家的惨况，满足了自个儿的同情心，且大团圆结局，好的收场，又归入了“到底是戏文”的借口里，不必负责任。当然红线女仙游之后，甲午年发生了许多事——另一张女姐一身碧蓝披纱礼服振臂起舞的光碟封面，也便冷落一边，那《琵琶上路》更不必提了。

近来不知从何处看到了“怡红生”名号，又见《香梦未重温》书名，思疑自己藏有旧书，彻夜搜索不果；反觅着了已故吴昊的老电影“民俗学”，里内写神魔戏曲片是粤语电影时代的“怪物”——余丽珍的《无头东宫》和《飞头公主》之类的，身首异处，人头还可以任意飞窜，完全是复仇意志的一种幻想——看得津津有味。忽又念及《七手八臂观世音》的余丽珍，无端生出臂膀，恐怕也是得道普度的异想天开，展现神迹——片子手头上是有的，一时半刻没找，但因为福至心灵，不去盲头苍蝇似的瞎忙，东西自然会出现的。我还有一套《三宫六苑斩妖狐》，彩色版，一个报界前辈说“不对，是黑白的”。我暗笑，荧幕里五彩斑斓玲珑浮凸，李香琴娇丽妖媚，胭脂是红白分明。也得择日寻出，要做个证据。

看董桥新书，卷末写南宫搏，说最不喜欢他的《杨贵妃》，心想好家伙，这玉环马嵬坡是人家的力作呢。我记得上世纪周洁的电视剧，也来个外传，参考了南宫搏小说的后半部——周洁媚眼如丝，云髻高耸，华艳真如贵妃一般。心一动，这次倒轻易地拿出了南宫搏的《月婵娟》和《花蕊夫人》，封面金红相间，典丽喜庆。他的小说多半湮没，能一再翻看，到底难得。世事翻新，俗世婚丧生死，权力交替，但也一一回顾老旧。我的香梦一个接一个，尚未重温。

7字辈专栏

黎紫书

1971年出生于怡保，女。写小说和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与散文集。



脸书与尖脚猫

宝瓶出版社社长在脸书上说：“阅读小说的读者群下降中，但是阅读‘如何写小说、说故事’的读者却成长了。”

不禁莞尔。

这会不会是脸书效应之一呢？这时代，人人都被赋于权利，可以经营自己的“书”了。写自己的书，那可是拥有了说故事的权柄，让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公众人物”。人们在脸书上打造自己，剪辑自己想让人看见的生活，于是，图文多少都有了炫耀意味或表演性质。可偏偏这演出的权利人皆有之，要怎样在这演员远比观众多的环境里“脱颖而出”，还是得多揣摩一点门道。

就像坐在咖啡馆或公园的长椅上窥视周遭的人，尝试偷听人们的对话那样，我也喜欢在脸书上打量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看看他们怎样打造自己，又如何给自己想象“最理想的一面”。

多数时候，人们的脸书乏善可陈。终归是生活单调，可“秀”之事无非那几样，到哪里去了，吃什么了，跟谁见面了，自家孩子有多可爱了。有些看来没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终日转贴名人金句，养生秘诀，性格测验，“感动千万人”或“不看必后悔”的什么，以及未经证实的各种“新闻”。

这些，若就是人们所能掏出来的“人生美学”，看着还真让人沮丧。它们岂不如同真实生活，高度重复，没有个性，物质主导，人云亦云，缺乏思考与想象力？那跟你坐在咖啡馆里看到的众生相其实没太大的差异。生活本身是个逼仄的蛹，真没几人有能力破茧而出。

不管怎么说，如今人人都有一本自己的书了，等同人人有了一个自己的舞台。舞台需要故事，而人们的生活缺乏故事可说，也缺乏听故事的耐性，却转而去寻求说故事的方法。他们以为“方法”如同魔术，却忘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你学了再多钓鱼的技术，也没法在空鱼缸裡钓上大鱼来。

可不管这一本“自己的书”如何平凡庸俗，它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里，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听闻大马这儿的官老爷正研究是否要禁掉脸书，这可千万使不得，保证会比电费水费汽油什么的涨价更让天怒人怨。不信可一读卡尔维诺的〈做起来〉——

某镇凡事皆禁，唯一不被禁的是“尖脚猫”游戏。镇民本无所谓，直至有一日一切开禁，人们却仍然只玩尖脚猫。官员们恼怒之下，宣布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然后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8字辈专栏

黄玮霜

喜爱山风海雨，也眷恋城市的繁华。
认为写作能创造一个自转的小宇宙，于是继续写。
著有长篇小说《母墟》。



永远平安

长 大後离家，去国多年才归返。我在城市辗转几年後，回来生长的小镇暂栖。小镇渐繁华，昔日已远。

我镇原名和盛港，通称为“港脚”。那时尚未有陆路，通行皆搭乘舢舨渡河。後来小镇被唤作永平，但其过往并不平静。过去，永平河边缘是一片荒野的原始森林，常有群兽出没，尤其虎患肆虐，频繁出现老虎的踪迹，居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仅如此，这里还曾发生过一场蚊虫的小瘟疫。旧时的永平，许多园主靠柑蜜业维生，聘请许多“猪仔”为人力，因待遇欠佳，他们群起发动骚乱。再加上不同籍贯的华人移居镇上，大家在相处上意见相异，常爆发冲突和殴斗事件。

战後，永平陷入黑暗时期，被视为黑区。当时有几处地区用铁丝网围篱成新村，形如牢笼，一切生活由军警控制。居民被勒令在极短时间内迁移到指定的新村里。迁移集中地点包括老街场一带、永平大马路和二马路、林依伍路、吉祥路、安平路、安老院路等。迄今，新村里仍保留这些以中文命名的路段。

镇上一些指定处设立了关卡，居民外出到胶园等地工作都需要经过关卡的审查，而且只能带水，其余物品不可携带。在关卡前驻扎的军警人员会检查外出者的良民证，确定没有任何不妥，才被允许离开新村管制区。白天，居民可以在新村内自由活动，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但夜晚就必须待在家中。

受到管制的还有米饭。每户人家都不能私自烹煮米饭，须以人口登记米牌，携着米牌和饭锅到规定的地点领取煮熟的米饭，但菜肴需自煮。妈妈年幼时负责领取全家人的“大锅饭”。她总在中午或傍晚时分带着自家的饭锅，走路到民众大会堂，跟着排队，小小的身躯挤在长长的人龙里慢慢等待着，宛如等待一个世纪般，只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轮到她时， she 就把米牌交给提供米饭的人员察看，他们会根据米牌上的每户人家分配一定分量的米饭。当时幼小的妈妈感到新奇又懵懂，浑然不知世局境况，那是大人们的事，她只管依外婆的嘱咐行事，小心翼翼地拿着盛满米饭的饭锅慢慢走回家。日复一日，这样的“大锅饭”持续了好些年才结束。

多年以後，我镇从荒僻走向繁盛；从纷扰趋于宁静。永平、永平，蕴含永远平安之意，犹如被赋予着神秘的魔法般，是一份祈愿，但愿小镇能长久平安，不再有尘嚣。马

微型小说 说

特辑

经过数回离合，
他们终成眷属。

“不行，你们是兄妹！”
父亲极力阻道。

就跟我在一起吧！ / 萧丽芬

老师 / 刘铠毅

摇滚乐和钢琴曲之外 / 邱苑妮

特约 / 碧澄

跟踪 / 晨露

鲸鱼搁浅 / 许通元

领尸 / 陈俊良

16号咖啡馆 / 黄嘉宏

他 / 刘河臻

血案 / 陈奕进

归途风景 / 戴晓珊

慷慨 / 黄咏仪

我的一天 / 谢增英



/ 蕭麗芬

“我”所做过的傻事数量，大概是从这个（他指着海边原来是码头的地方）到下一个码头（我不确知他指的是哪里）螃蟹总和的三倍。”

“啊！”

他误解了我的惊叹，那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码头到下一个码头到底住了多少螃蟹。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苦笑，头皮偶尔还会发热，但已经没那么懊恼了。”他拍拍手上其实不存在的灰尘，或者只是想抖落再度涌起的某种情绪。

“是这样啊！”我除了这么说就想不到能说什么了。

“走吧，天黑了路不好走。”

唯一的路灯仿佛随时熄灭，我回头看了一眼应该是海的地方，刚才的对话不能让K听到，只为了消磨时间就会一天来个几趟抓螃蟹的家伙。

“想吃点什么？”

“都可以。”

“唉，都可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意思，我可是想让你吃点好吃的！”

“那，乌贼吧！”

“这才对嘛，明明喜欢乌贼也不说。”

“对不起。”

“这里的乌贼可好吃了，只是我不能吃，胆固醇真讨厌，怎么就跑到乌贼身上去了。”

“啊？”

“你不知道？”

我摇头。

“看来你也没读什么书。”

我还真没读过关于胆固醇跑到乌贼身上的记载。

正想着会不会真有胆固醇追着乌贼：“不好意思，就让我跟你在一起吧！”的同时，香喷喷的炸乌贼一点也不含糊地带着友好的胆固醇来到了我的跟前。



/

刘铠毅

“我 刚才输入的数据怎么又全部消失啦！”林老师面如土色。

她望了头上的壁钟一下，眼看还有半小时就到截止日期了。她再次把整张脸凑近电脑荧幕前，任由充满皱纹的脸庞曝晒在辐射线下，然后拿起一小叠密密麻麻、写着分数的学生名单，眯起老花眼对照荧幕里的空格，手指笨拙地把分数逐个敲打进去。

就在时针和分针相遇前一分钟，林老师终于把所有的数据输入进官方网站。谢天谢地，这回网站的伺服器没当机，所有数据成功保存。

但是，林老师并未松一口气，更甭说上床睡觉。

“明天一早官员会来视察，我得把华文科主任的文件夹整理好才行。”

林老师打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仔细地检查里头每一个会议记录、每一项比赛的活动报告、每一班的总平均分数等等。她好不容易地把文件夹整理好，接下来是准备明天的教学道具。

“说不定官员会进我班……”林老师喃喃自语。她撑着数百斤重的眼皮，用尽仅剩的力气，不停地剪剪贴贴，做出一张又一张的字卡。

窗外月黑风高，时不时传出一阵凄厉的狗嚎声，这一刻已是凌晨三点半，林老师终于做完了她该做的事。她如释重负，不禁吐了一口气，眼前一黑，昏睡过去了。

不知睡了多久，林老师从一堆教具和文件里爬起身来。虽然天边刚泛起了鱼肚白，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睡了很久。她没时间思考那么多，心里最急切的念头，是赶快去学校。

“官员可能到了！”

通常，官员大驾光临的一天，是全校上上下下最为紧张，也是最有压力的一天，比打一场世界大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这一天，学校一切如常，风平浪静，平静得有点不寻常。

“难道学校在摆空城计？还是，校长和老师们都看破红尘了？”

林老师百思莫解，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官员临时有事，取消视察了。

她跑去办公室，只见同事们如往常一般，有的埋头批改作业，不理世事，有的则嘻嘻哈哈，说八卦是非说个不停；也有的忙到愤世嫉俗，也有的轻轻松松，一副老板模样。

“陈老师早，官员今天没来吗？”林老师问了问坐她隔壁的同事。

陈老师没有理会，只是全神贯注地一边计算手上的一大叠钞票，一边对照书单上的价钱。

林老师不想打扰陈老师，便走去与她比较要好的张老师，想向她问个明白。

“张老师，今天官员会来吗？”林老师问道。

张老师似乎没听见林老师的问题，继续为每一本课外活动小册子签名。林老师再问了一次，可是张老师仍然没反应，只见张老师的眼角处泛出泪光，鼻头像被虫子咬了般红了一块。

“张老师，你怎么啦？家里有不愉快的事吗？”林老师关心地问，“还是……还是……蒋副又有过分的要求？”

张老师还是没有回话。她签名签着一半，突然抛掉钢笔，掩着面容，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张老师！张老师！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快说啊！”林老师一脸着急。

这时，张老师站起身来，仿佛当林老师是透明人似的，疾步地走去厕所洗脸。

“张老师！你怎么不理我啊？”林老师猜想会不会与自己有关，便赶紧跟了上去。

在走廊上，许多老师面无表情地与林老师擦身而过，不似过去还有点头微笑。林老师经过了自己的班级，只见蒋副校长和一位年轻貌美的新老师在里面，不知对她的学生说些什么。

林老师心生好奇，便敲了敲门准备进来，但蒋副校长丝毫没发现，而是严肃地向她的学生说道：“同学们，从今天起，这位王老师将是你们的新班主任。”

“新班主任？”林老师全身颤抖。

“我们的林老师呢？”同学们纷纷问道。

“林老师在前天病逝了。”蒋副校长平淡地说道。马



/

邱苑妮

客厅里传来了一片潺湲如淙淙流水的琴音。酷爱音乐的妻子又在那儿弹钢琴了。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是在办公室里日理万机的，只是今早起身竟浑身热烫，只好请了病假在家休息。此刻，躺在床上的他，头竟开始隐隐地痛着。他对音乐一窍不通，更说不上欣赏了。他虽然头痛着，但还是不忍心打断妻子弹琴的雅兴。此刻，如果在海边，那有多惬意呀。他虽然没有音乐细胞，但他由衷地喜欢聆听海浪的声音。

当他还兀自沉湎在海浪轻盈起伏的节奏之际，女儿房里霍地传来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疯狂的摇滚乐盖过了抒情的钢琴声。砰，房门被粗暴的推开。妻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喝：“你叫她关掉她的噪音吧！”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自从现任妻子正式住进原只有他和女儿的家后，两个女人的战火就越演越激烈。他知道女儿是故意的。女儿试图以疯狂的摇滚乐挑衅她的继母，为她死去的母亲报仇，把入侵的女人赶走。

最近更是战役频仍。两个互相仇恨的女人，变本加厉的互相敌视和仇恨着。摇滚乐尽情的在女儿房里嘶吼，钢琴曲也在客厅里倔犟地叮叮咚咚。

“她再这样下去，我就走。”妻子已下了最后的通牒。

“这里是我家耶，怎么就只有她可以弹钢琴，我就不能听摇滚乐吗？”女儿发飙似的嘶吼着。

他就这样的夹在两种音乐，两个挚爱的女人之间。精疲力尽。

她们都逼他作出选择。他无所适从，因为这两个女人都是他所爱的。

最后叛逆的女儿终于不告而别，他的心像被撕裂般地疼痛着。女儿从小丧母，为了顾及她的感受，多年来他父兼母职，挨至她成人后才投入新感情呀。

屋里终究只剩下了舒缓的钢琴声。两口子的日子变得非常地平静。女儿离家出走后，基于内疚和亏欠之情，妻子对他越发温柔体贴了。他想，如今在他的生命中，当真就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女人了。嗯，他真的是这样想的。

打了胜仗的女人，心里却没有预期的得意和欢快。她总觉得寡淡的生活背后有着莫名的不安全感。似乎，一种惴惴的威胁正暗地里潜伏在平静的日子底下。

“我们生一个孩子吧。”那天晚上她对他说出心里的决定。

他是有点愕然。先前和妻子谈起生孩子的事，她总是推说要等音乐中心的业务上了轨道后再考虑此事呵。

生孩子的计划尚未成功，公司就派他北上檳城分公司主持大局。一个月至少有两个星期是在北部的岛屿上度过的。渐渐地，他的心被檳岛丰饶的绿泽所滋润。

在面海的公寓房里，他把所有的窗口都打开来，迎着风他听到海浪冲击海岸的声音。他们俩像一条双尾鱼潜入海的怀抱中。那位柔情似水的岛城女子，正以似水的岛城属性浇灌了他的生命。他们的喘气和波涛相互交汇。他的每一寸肌肤细细地感觉着浪花的轻吻，他整个胸膛鼓动着整片海洋的激情。她幸福地和海洋融为一体。她是海洋，海洋是她。此刻她是他热爱的海洋音乐。

原来他的生命中，除了摇滚乐和钢琴曲外，还谱写了一阙大自然的音律。马



/ 碧澄

偶尔遇到一两个对文学稍有认识的旧朋友，他总是说目前他很好，也很忙，因为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尤其是一些特约稿，简直应接不暇。他又担心听的人要他举出“证据”。果真如此，他只好大言不惭地说谎——作品在外国发表，本地读不到。幸好他是瞎担心。人家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附近的人哪有懂得什么叫文学的。那些文学界的人分散各处，而且多位已经早登天界——用现在流行的话语：往生去了。

最清楚他自己的情况的，是他本身。他空闲得很。他感到寂寞。无所事事与寂寞是一对孪生兄弟，配合得天衣无缝。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情况既是如此，又如何拆散它们？除非情况有所改变。

对，只有情况有了不同，他内心的感觉才会跟着变动，那应该是属于好的变动。

他天天在等待。似乎很缥缈。他内心焦急，但在家人面前他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一切都十分正常，丝毫没有能让他激动、难堪、愤慨的事情发生过。

往事只能回味？果真往事只能回味。以往不是这样的。几十年前他很受重视。他既创作，又进行评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无法超越过去创作上的表现，他逐渐减少创作，最后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可他不甘寂寞。内里还有一股冲劲激励着他。路见不平，拔笔相助，是作为文人的天职。XS派的作者本身不争气，比较行的又垂垂老矣，更兼百病丛生，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越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以至成为XS派的元老、宗师，没了他绝对不行。

他参与过多场的论战，激烈的笔战。他认为他总是站在胜利的一方。他不单靠理论，他讲事实，摆道理。是大时代的呼唤，是不可抗拒的洪流。是社会的需要，是时代的渴望。他无法承认自己落伍，食古不化。时代已经改变了？ZB主义社会的流毒不但没有终止，而且继续在这种社会张牙舞爪，制造人间种种不平甚至悲剧。这些现实，谁能否定？而这正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写作界人士必须反映的现实。他们不能出卖良心，张着眼睛说瞎话。他们得义无反顾地扮演在这方面所应扮演的积极角色。

然而，人们好像都把他给忘了。没有人提他，没有人找他。直到最近——

“喂，老邓，您好。还记得我吗？我是老莫啊，八打灵的……”

原来那家伙找到人支持，正在筹办一份文学月刊。这个年代，还有对文学这么热心的人，实属难得。老莫也真有他的一套，虽然以前他觉得这个人总有点儿什么的。

“XS的，还是XD的？”他极为关注的只有这一点。

“找您老哥出手，当然是……嘻嘻……”

此事非同小可，岂能不严谨从事。虽然不必焚香斋戒沐浴，但一连好几天，焚膏继晷，避开家人，包括他最疼的男孙儿，也挺认真的。终于完成一篇近两万言的专论——〈XS路向的重新出发〉了，他照旧是用每页四百格的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有太多的不满，全发泄了出来，特别是一些所谓新诗，不知所云。一些语句，像是来自外星的“汉人”说的话，异常别扭。稿寄了出去，他马上给老莫拨了通电话。老莫连声道谢……

哼，老莫真的有点儿……不正不经。

他老邓这大把年纪，见人无数，一个人的大概情形，善恶正邪，往往逃不过他的慧眼。

怪只怪自己太天真。谁教他不详细问个清楚，再考虑一番才动笔。

老莫出卖了他。在同一期，他被一群来自另一边（多数是年轻的）那一群围攻。他们显然事先都读过他的论文，而后逐点反驳，狠狠地，非置他于死地不可。他变成落伍、逆时代潮流的怪物。这种老古董，理应带着剪刀、糍糊、放大镜等等去博物院好好地考古。其实，他们活在这世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价值与意义……

就这样，他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段日子。这天，他接到老莫打来的电话：“老邓，非常对不起。那家伙突然改变了主意，不要赞助出版费了。原来的出版计划只好暂时搁置……”

老莫一连说了几个“对不起”。听得出来，其语气是诚挚的。马



/

晨露

他走出了房门。

她从床上起身，进浴室，洗了个澡。

她也走出了房门。

在办公楼附近的饮料档坐下，叫了一杯冰柠檬。定定神，她好奇地分析自己到底是以哪一种心态做出这样的跟踪行动。

相信他所说的，那么算是给他一个惊喜——接他下班。对他有所怀疑，那么算是以行动来求证。

冰柠檬送上桌，她啜了一口，到底是模棱两可，她分不清楚。一抬头如雷轰顶，他正大步走下楼梯，走向楼后的停车场。她赶忙唤付账，一面惊慌站立，一颗心噗噗跳。

他的车驶到马路上了，他绝没想到一步之遥，这饮水档上会出现了她。

坐在的士的后座里，泪盈满眶。颤音吩咐跟着前面的车，司机怪异地看她一眼，转头专心开车。

这一路一前一后，从市区中心到了一座住宅区路口，的士斜停一边守着，前面一辆车接了一个女子打转头开了出来。又一前一后原路返回，停在一间酒店停车场上。二人下车，有说有笑，揽肩登楼而上。

她跟在后面，眼见他低头开门匙，一手还挂在女子肩上。她觉得会有一种超能力可以撕碎眼前这画面。然而门开了，二人正要迈步，他的名字从她的口里飞刀似的射了出来，他僵住了，转头，一脸疑惑。

她蹬蹬地跑上楼，不知道要做什么，她此刻也不是她自己了。

女子摆摆手，说：进来吧！

三人房里坐，他索性躺在床上，女子坐在床尾，她坐在梳妆椅上。

她很想哈哈笑，的确太好笑了，电影剧情怎么跑到现实生活里来了？

局外人似的她看着另两人，细细声说着话，一说一应。女子倒是眉清目秀，然而外貌往往可以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他吃定了她，知道她不会撕破脸。

她率先走出了房，他弹跳起来叫了她的名字，追到房门口，她已经奔下楼了，想呕吐，吐不出来。

那是婚后八年，五岁三岁两个男孩，加一个二月大的女婴。

两人自由恋爱，他在一张红纸上慎重写上永不反悔四个字，是两人的盟约。十个男人九个坏。他说我是第十一个。恋爱中的话哪一句是真的？又哪一句不是真的？

这女子自然是分手了，可还有那女子，三女子，四女子……。她也就跟踪了这么一回而已。因为她发现自己不见了。

是，数十年来她忙于跟踪自己，到外婆奶奶的身份了，她竟还没把自己找到。

之后又添了一女一男，共五个——老师、律师、医生，都成材。他还在她身边，反悔不？谁也不问。

生活一天天过着下去，还在过。她找得回失去的自己吗？她没敢问自己。

倒是小儿子有一天在被她大骂之后告诉她：爸爸叫我别生气，也别讨你生气。他说你妈妈以前像个天使似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马



/

许通元

似只鲸鱼搁浅于他房间入口，你将腰端以上的身体摆置于房内，将另下半部横卧于房外。你升起双脚，在闲踢着空气，边与赖在床上的他闲聊。

为何不干脆躺卧铺好在地板上的床褥。

我还是习惯在任何时分不随便呆在别人的房间。

反正房门都敞开着让蚊子自由进入。

其实这不关蚊子或其他人眼光异样的问题，这纯粹是个人的原则。如果要听得更入耳，那是个人喜好，而且我想这样睡一会，试看感觉如何。

你不让他开口，立刻询问：女的来后，是男的睡这张床，还是让女的睡床下那张床褥。

你讲嘞。

如果是我讲的话，一定讲得难听一点。

好啦，算我怕了你的毒辣。

现在已来不及了，我的话语已在舌尖上，不发的箭反而会自残。我猜一定是男的与女的一同窝睡在一张床上。

那你就错了。

上帝都没错地创造了男与女。

少来跟我这套。

你有没搞错，竟然在收拾房间。

当然呀，都讲她要来，我还要洗厕所。

哗，她说的一句话这世界变了样，哦，世界变了样。

是罗，她劝我房间要收拾。

我跟你说了几百遍，又不见你听进脑袋。

都说是她讲的。

似水般的女人将污秽男人洗涤得一干二净，从此以后，他似漂白水漂过、特丽沫清洗过，不留下一片污迹。

还呆板唯听计从被牵着鼻子走至世界尽头。好心，这是什么时代了，还流行这套老掉牙的东西。何不来点新鲜的。

还没过门就先替她辩护，怪不得你家人也顶不顺。

你都知道不是这个原因。

我不可以没话找话讲呀。他们确实是老古董。现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何况是可以配合得好。

我赞成年龄不是问题，还有身高、贫富、甚至性别……

你有完没完的。

其实我还是有点替你担心，听说最近有个强劲的追求者。我看她是在试探你。就算真的另有追求者，你也无需信心殆尽。

最近心情确实起伏不定。

当一个女人可怜到需要利用另一个男人的名誉来考验一个男人时，那是多么可悲与令人感到伤心的。

谢谢你的安慰。

当一个男人为了安抚自己心灵的平静而接受另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的话语安慰时，那是更加可悲的。

去你妈的。

讲真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在这个资讯发达、电脑科技时代内，真的只是似牛郎织女从老远的地方来相相会，然后各分西东。

她令我有一种很平静心安的感觉。

还好似老僧入定，她转眼变成菩萨，真有点难以置信。

其实，我发现我俩并没有那种很炽热的感觉，反而是……

进展神速，已跟人家有老夫老妻的境界。

我是说真的，没有那种强烈的恋爱感觉，但有淡淡飘散……

你俩已不可能有少男少女的情怀，况且又不是拍戏，随你们吧，反正也没人要看。

你口不择言起来还真的令人反感。

我只是不想让你沮丧，强逗你短暂远离不愉快的事情。

刚才她母亲打电话来审问一番，仿佛在警告别与她来往。

发什么神经，又不是她母亲嫁你，担心什么。

她母亲说她那个当神父的堂兄也反对。

天呀，这成什么理由。

问题是那个神父是她极度敬佩信任。

那你到底想如何处理。

等她明天七点多回家时再打电话给她。

晔，有人要守夜至明天。

别傻了，我等会儿就要睡觉了，明天再起来打还不迟。

是啦，别傻了，我也该去睡觉了。免得干扰别人明天睡不醒，误了摇电话的时间。

我是担心搁浅的鲸鱼因为离水太久，在陆地上无水的浮力协助下，肝脏被压碎。

你似弹涂鱼跃跳上树般蹦跳起来，然后边打哈欠边步下阶梯。

晚安都不道一声，小心跌下楼，脚和头弯成似含尾于口的蛇。

晚安。你这种人也不见得有个口德。

还不是从你那儿偷师的。晚安。马

领尸



/
陈俊良

长途巴士停靠在休息站，司机说大家休息二十分钟，爱上厕所上厕所，不爱上厕所就在车上呆着。于是有个乘客哭了，哭得像是有人死去了一样。这个国家有信仰的人很多，所以善良的人也很多。其他乘客们纷纷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心急，他赶着到吉隆坡接一位死去的朋友回家埋葬。

他的朋友昨天晚上在街边的嘛嘛档喝东西，旁边有人发生争执打斗，其中一方亮出了刀，碰碰撞撞下，谁也说不清刀是谁插的，就这样丢了小命。

我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不太能够体会他的心情。就像我始终想象不出来，如果我乘坐的交通工具被人挟持了，我会有什么反应一样。电影里演的是很多人尖叫，很多人互着头弯腰、蹲下，生怕被人拿来当盾牌。我肯定不是人群当中少数几位冷静的谈判精英，肯定也不是有能力拯救现场呼吸困难的人质的医生。可我也想象不出我尖叫、护着头弯腰蹲下的怂样。遇到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只有在经历过了才知道。总之，我不太能理解这位乘客的心情。可能他的朋友是他的很好的朋友。

要是张三死了，我会怎样？张三不是张三李四那些张三，是那位张三。高中的某天我们萍水相逢，我被老师的问题难倒，他拔刀相助，从此淡如水却又偶尔重口味的君子之交。他说，他不相信平日里人们对他做出的评价，无论褒贬，他一律不相信。他认为只有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评价。

“说不定哪天，我用你的面子书账号宣布我死去的消息，为求真实效果还是登个讣告吧。然后我就躲在棺材里，你来主持我的葬礼，让大家说说对我的评价。我要是躺在棺材里听到一些让我不舒服的评价我就诈尸，把所有人都吓跑。”

我说，想听真话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吗？要不以后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就当做你已经死了吧？

他说，好！

长途巴士上，那位乘客喝起了酒。不知道喝的什么酒，用银色的酒壶装着的，应该是很烈的酒。这世上应该不会还有哪个白痴把啤酒装在这种酒瓶当中然后一口闷了吧？会干这种蠢事的应该只有张三。然后那位乘客开始用蹩脚的马来语问旁边的人，什么时候到吉隆坡？可还没等别人回答，他又哭了起来。瞧他那怂样。你的朋友要是知道你这么个哭法还会当你是朋友吗？我要是这么哭的话，张三才不会理我。

所以我一直都没哭。

我昨晚也被告知张三在嘛嘛档被吓死的消息。据说是他正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被饭桌子的声音吓到，然后呼吸困难倒地，成为现场唯一不用流血就死亡的人。啥？就他那怂样？这么怂你也敢死？你说我信不信呢？我当然不信。可我还是得赶回吉隆坡，去主持他的葬礼。我将在他的葬礼上说他就是个骗子，怂包。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诈尸了呢？



/

黃嘉宏

浓郁的焦糖味弥漫在街角的16号咖啡馆。

“请问先生要喝点什么吗？”女服务员说话时的嘴形挺标准，不过他也不赖。

“没关系，我等人。”他回答，用这句说了无数次的烂台词。

我摇摇头，追着从大厦后的旭日跑去，健康的晨运掀开序幕。

我喜欢停在街边著名鱼粥的破招牌下来一顿好吃的。

“老板，姜丝多放点。”老太太的每日菜单从来不变，爱吃这老乡味的鱼粥。

“老板，鱼粥一包，麻烦快点噢，我赶时间。”她边说边咬着三明治，咬词不太准。

“老板……”

我躲在队伍长龙的斜影里，等。

无奈。究竟什么时候才轮到我？

于是看着人群来了又散。街角的16号咖啡馆，他提着一杯热拉铁，夹着《光华日报》，跑向对面的大厦。

八成又是迟到了。我笑他。

习惯地面对大厦享用到手的早餐。他在对面的窗户里办公，我们隔着一条寂寞的街。

每天看着他，从猜测他的快乐忧伤，到现在熟悉他的一举一动。

瞧，又把咖啡弄倒在键盘上了；唉，文件又打错了。

你看，下午开会还是忘记关机；再看，又糊里糊涂地找着插在耳边的圆珠笔了。

想继续偷偷看的刹那，噼里啪啦的大雨倾盆落下，寂寞的街朦胧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依旧无奈，想着此时此刻他把胡椒粉当做咖啡粉倒进杯子的傻样。

雨渐小的时候，他把写着字的白纸贴在透明的玻璃窗，望着街对面办公楼的其中一个窗户。

“今晚一起吃饭，16号咖啡馆，好吗？我等你。”迟迟未得到的答复，把他神采飞扬的期待慢慢地削弱。

我摇摇头，心里因为预料她会怎么回复而为荣。

三年了，他还在等她。我，还在等他。

而他们，曾是如此地幸福。只不过有些事，我想我永远都不可能懂，即使我想。

他有点像我，无奈地摇摇头，而我又何尝不是？

只见白纸上变成了“好吧”两个字，他失望地把白纸搓成一团，却不知道严肃的经理已经站在背后对他虎视眈眈。

雨又随着他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场景来到了巅峰，哗啦哗啦地下。

我又开始想他了，像他也在想她一样。

三年八个月，这场仿佛无一线希望的单恋却因为他傻里傻气的毅力而持续下去。

我好奇这家伙哪来的勇气和坚持，更佩服我自己竟然也成功熬过了默默守候着他的这四十二个月。

我们的思念化作一场相思雨，不停地下。直到街道开始繁忙，人群开始拥挤。

他撑着伞，又来到了16号咖啡馆。

夜色加浓，我冷得打颤。街旁灯火次第亮了。她还是没来。

“请问先生要喝点什么吗？”女服务员的台词也没变，一脸客气。

“没关系，我……等人。”又是这句烂台词。

我懒洋洋地打哈欠，预见他即将被打烊的咖啡馆店员赶走，我在心里为他默默倒数。

咖啡馆前的黑地毯，在夜城市的流光溢彩中，孤独地躺着，等它的女主人。

这时，一只血红色的高跟鞋跟在我面前晃过，随之挂在咖啡馆大门上清脆的风铃声响起。

她秀雅绝俗，一身娇嫩雪白的肌肤、神态悠闲，棕褐色的长发盖住半边脸，剩下一只水汪汪的眸子望着几乎颓废的他。他痴痴地看着她，我痴痴地望着他。

他们最终还是被即将打烊的咖啡馆店员赶了出来。没错，这一个如梦如幻的夜；没错，是“他们”。

他终于等到了，我心里的滋味，既甜又带点酸。

“咦，这只灰色的流浪猫好可爱，我好喜欢哦。”

“嗯，其实我很早就留意到它了，你很喜欢吗？”

“喜欢……”

他猛地一抓，我还来不及反应，却舒舒服服地躺在他健硕的胸肌上。

真是舒服的床。

于是，我好像和他一样，终于也等到了。

有些事，我真的永远都不可能懂，反正现在我也不想再懂了。

白月光下，小手拉着大手，大手抱着小灰猫，走向幸福。

会幸福吗？

呵呵，我舔舔爪子。马



/ 刘洞臻

粉色系的暴露衣装衬托出她的削瘦，脸色苍白的她将刚煮好的水蒸蛋和番薯苗摆放在桌上，再动作熟练地把两个平底碟反面覆盖在菜肴之上，以防止苍蝇侵入。事实上，这已成了她每日的作息，自另一半离她而去后，她从无法接受现实到逐渐适应当前的生活，如今已坦然麻木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生活上的一切一切已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等下阿Boy补习回来看见桌上的蒜米炒番薯叶一定会很高兴的，她想。

夕阳的灿光泻在饭桌上的碗碟，但光的温热似乎没有保温的效用。屋里只剩下落单的菜色，孤寂地与窗外的阳光进行毫无结果可言的光合作用，直至月光冷去。

她提起上个月从夜市买回来的手提包包，戴上口罩，便匆匆离去。

夜总会的灯光把一切的颓靡腐败华丽升华成五光十色的天堂，朦胧般的视觉效果更是令人有身处仙境的错觉。她与这灯红酒绿的世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若真要说，大概也只有她那身打扮可以勉强与那环境扯上关系。她别无选择。至少她心存感激，她感恩目前所拥有的这一份工作，她感激上天没有将她逼至绝路的尽头。削瘦弱小的她没有丰满的美乳、没有引人垂涎的乳沟、也没有圆润皮滑的臀部，更没有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那些夜总会女郎该有的卖点，她都没有，都没有。

托灯光昏暗的福，她才能够继续在这里谋生。

那个秃头的老头子已经连续两个星期都指明要她为他倒酒，但只是名义上的倒酒。谁知道呢，他就爱以猥琐的目光奸杀她的自尊，用叠叠的金钞抹杀她的泪水。为了养活这头家，她愿意忍气吞声。

疲乏的身子拖着她在回家的街道。此时街上的店早已褪去灯光，只留下招牌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照在她的乌黑长发，灯光闪耀之下她的发竟黑得如此生硬虚假。夜已深，放眼望去远方那列已停止运作的电动火车，女生车厢的告示牌显得如此夺眼突兀。她低头凝视自己脚下的高跟鞋，嘴里含糊地吐出几句埋怨的话，便一拐一拐朝前方奔去。

谁知道呢，她的脚跟滴了满街的血。

推开房门，见儿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孩子听见钥匙发出的声响，立即惊醒，揉着眼皮向她微笑。

“爸，我留了饭菜给你哦，快去吃吧。” 马



/ 陈奕进

伟廉紧张兮兮地跑到浴室里反锁起自己，好像要禁锢些什么似的。可能是觉得害怕，害怕这样的事，害怕自己未知而鲜红的不安。

客厅躺着一个蛇头鼠眼的中年男子，表情惊异，有些许呆滞，或许已经忘了下一秒该出现的反应。喉结处被不工整地切半，如同伟廉第一次切下的苹果般畸形。远古的先祖亚当所延续下来的血脉悄然流逝，张开着生命的缺口。木色的地板顿时染成了深秋的暮色，一个大字型的睡姿，躺在无梦的季节里。

难怪伟廉会怕。因为他的一生，除了五岁那年第一次切好水果，转身惊见自己平日鲜少回家的父亲，安详地沐浴在血泊中之外，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更让他感受深刻，记忆深入的事情了。他的母亲，可能也因为寂寞，生前时常念念有词，说他一生平凡、事业平庸、言谈平缓、性格平和、追求平静，但至少比起风流成性的老爸有点出息。这些话像阴魂不散的咒语，把他的一生诅咒得平平无奇，让他时不时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

幸好他还娶了个妻子，是个美娇娘，偶尔可以激起心跳的频率。每当自己拥抱着妻子时，彼此肌肤的温度让他感到安心。他庆幸自己不是寒冷的极地，除了茫茫雪色，就是无限平滑的空寂。这种温暖的踏实感让他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子，把她当成公主那般守护。

然而在童话里当公主的，总得经历一些考验，最终才能幸福美满。隔壁荒废已久的屋内最近跑来了一只猥琐的野狼，经常在妻子踏出家门时，饥肠辘辘地望着妻子丰腴的胸脯。他的手指总夹着一根永远抽也抽不完的香烟，犹如下半身合紧了的双腿和坚挺了的私处，令人厌恶。

昨天去诊所前，在车里的望后镜还看见邻居在自己家门前徘徊，鬼鬼祟祟的。他暗暗握紧拳头里的念头，开车。到了诊所，他告诉那自称精神科权威的医生，自己一直无法忘记那被血液淹没的童年，那种色泽是如此艳丽，仿佛是最骇人也最迷人的颜色了。医生不知是摇了还是点了头，写下一份诊断书，并吩咐伟廉回家休息，定时吃药，停止胡思乱想。他不以为意地接过后，在外头买了一夜的沉醉。

早上回家，头还有点疼。低头一看发现，才短短一阵子没修剪，院子里就长满了丑不拉几的野草，看起来像是从隔壁家穿越篱笆的洞口生长进来的。于是，他在自家门前便顺手拿起割草刀，除一除这迟早会蔓延进屋的丑八怪……

伟廉在害怕之余，竟有些许兴奋。他想把门打开，出去再看一遍，一遍也好。却又担心被发现，不得已只好把自己关住，让思绪在允许赤裸的环境下出现。他战战兢兢地拿起剃须刀，手掌在地震，快把掩埋多时的自己给震出来了。于是乎他往左手臂划了一刀。眼看手臂的皮肤瞬间绽开，一条殷红的河流，从中流出。他的呼吸更加急促了，不安的感觉找到了逃生口。几分钟时间，他开始厌倦这龟速的杂感了，结果往手腕处再划下一刀。这次他异常激动，心跳加速。冷汗从脸颊滑落到起伏不定的胸膛前嬉戏，顿时有种悬空的晕眩感，一种近乎性高潮的满足渐渐升起以后，便沉沉地睡去。

就在此时，妻子缓缓从楼上下来，冷静地擦拭客厅的地板，却还不晓得，浴室里还得再擦一遍。

归途风景



/ 戴晓珊

又一天了。他踏出木板工厂。头低了一整天，终于可以抬起来了。天空真辽阔。这无垠的荧幕正在上演一场颜色的战争，红军大口吞拼了蓝军的领地。乡下人说红彤彤的夕阳预告隔天会很热。明天工厂里又会像个大蒸笼了。他快步走着。一阵风吹来。路边比他还高的茅草沙沙摇曳，小泥路面的尘土飞扬。他从裤袋里拿出手帕，盖住鼻子嘴巴。要赶快。阿琴在饼干厂等着。

人家跟着他从乡下出来半年多了。他们暂住在她的表姨家里。他心里着急。要赶快储够钱，好跟阿琴回家乡摆喜酒。这份一定要尽快给人家。他坚信一定能给她过上好生活，因为这城市里机会多的是。

他摸了摸帆布包里的小手电筒。待会儿回家的路可要靠它了。

阿琴一跳，坐在了脚车后座。他平衡好以后，就往前骑去。两个月前，表姨在同一个新村里找到了一块空地。他再找来两个老乡，一起铺上石灰，搭建起一间小木屋。他们夫妻俩这就有了自己的家。刚刚进办公司拿月薪时，老板说让他担起工头的责任。他心里非常踏实，心想日子会越来越好了。

脚车在坑坑洼洼的小径上颠簸。蟋蟀、蟾蜍的鸣叫声从两旁的烂芭传出，像哀悼天上壮烈牺牲的红军与蓝军。他把机械动能照明按上了。只要他一踩踏板，前方的路就隐约显出一轮亮圈。再过一会儿，四周会更暗，而前方会更光。

小径来到大路的接口。突然他在路口的杂货店停下脚车。

他转身说：“买一支荷兰水吧。热了一整天。”

摩多车停靠在路边。为了吹吹冷气，全家跑进便利商店去，却只买了一瓶可乐。姐姐从妹妹手中抢过瓶子，大力吸吮最后一点汽水，发出嗦嗦声。

“好啦，凉快过了。上车吧。”说着他戴上头盔。

妹妹先贴着爸爸的背坐，接着姐姐也紧靠在妹妹背后。妈妈套上头盔，挺着大肚子，小心翼翼地跨上了摩多车。两个轮子承受着五口的重量，朝家的方向滚去。

红军与蓝军逐渐撤退。黑军开始称霸。

摩多车来到了组屋区。每次经过，他都昂起头来仰望。那些亮了灯的家户，真像许许多多的电视机排开了，叠高了。他总是幻想住在最高一层，能看见什么，能看得多远。大家都说这城市发展起来了。他也感受到了，只是自己赚的钱还是不够。

这刚建好的柏油路真平坦好走。来到前面这个大交通圈，他必须左顾右看才敢驶出去。忽然，一滴水打在了他脸上。必须停一停，让大家穿上雨衣。

刮水器左右扫动。他把冷气关了。

弟弟埋怨：“以前那辆老爷车没有冷气就罢了。现在有冷气，还是不能吹。”

“没有太阳，又下雨，不热啊。”说着，他摇下了车窗两寸，让空气流通。

天空战场上的逃兵，一批又一批倾盆而下。

车子突然间停住了。是前面的车子不动。他知道，是前方二十米处的低地部分浸水了。说不定还有车子抛锚了。一定不能停下，要不断踩油门，慢慢地经过那积水。如果松开了油门，车子就会死火了。

对面来了一辆迷你巴士。乘客拥挤得站到门口来了。即便如此，司机还是加速前进。路过他的车子时，溅起的水花从车窗缝隙洒了进来。他赶紧把车窗摇上了。

他坐在后座。身边的孙子正在逗玩小狗狗。他看了看皮革坐包，都是金黄色的毛。这不脏吗？这么豪华的大车，太可惜了。

刚才在高速公路能够畅通无阻。可是，一付了过路费，来到这路口，就堵住了。儿子的手离开方向盘，拿出手机，开始点击荧幕。他望出窗外。街灯，车灯和招牌荧光灯点亮了整座城市。人们不会记得那依赖阳光的过去了。

“快到了吗？”

“嗯。”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没有认清楚它，反而觉得它越来越陌生了。

下了车，他推开铁门，走了进去。他的头顶挂着的牌子写着：爱之家养老院。

把铁门关上后，他抬起了头。停战后的沙场，一片黑暗，十分寂寥。



/
黃咏儀

“看这份资料，是贵宾的名字和他们的职衔，别搞乱名字啊。”
他接过那份资料，一面盯着纸看，一面走向服装室走去。

“嗯。”司仪的脚步依然朝着服装室走过去。

下午两点，音乐就开始播放了。

差不多两点半，一个接着一个的贵宾走在红地毯上了，周围都是摄像机的闪光灯还有一堆保安人员。尔后，椅子都坐满了人。

音乐的声量缓缓地调低了，司仪开始说话。

“首先，请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十周年欢庆活动的领导：董事长陈观盛先生，总经理王诚佑先生，财务总监何丽馨小姐以及各位来宾，欢迎来到今天的十周年欢庆活动。”司仪说道。

“接下来，为了答谢达尼亚迩公司，我们准备了一连串精彩的表演让来宾观赏，掌声鼓励鼓励。”说完，他便退回后台。

一番掌声过后，表演就开始了。第一个表演是舞蹈表演，第二个是歌唱表演，接下来各种各样的表演，每个表演都获得来宾的热烈掌声，就这样大概维持了一个小时。

之后，司仪从后台走到了台前说：“达尼亚迩公司成立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他们不断地回馈社会，造福人群，不停帮助弱势群体。”

司仪说话时，舞台正在播放一段影片，是关于他们捐款给不同的慈善机构。

影片播放完毕，司仪说：“现在，有请董事长陈观盛先生，总经理王宥程先生，财务总监何丽馨小姐上台。”

领导纷纷上台拿着写上捐款数额的大卡片。此时，工作人员正在狼狈地推着一位坐在轮椅的残疾人士上台，以代表接受那笔款项。上台的阶梯艰难，残疾人士差点从轮椅上掉了下来。

“来，准备！”摄影机就咔嚓一声，拍下照片。

掌声后，他们就回馈社会，造福人群了。

隔天，我妈看见报纸上的标题对我说：“哎哟，这家公司真好啊。”

我的



一天

/

谢增英

今天，是我开始工作后第一次的公共假期。每天忙碌地工作，难得有一天可以休息，我很早就计划好要如何度过这一天。一大早我就起身，换上了我最喜欢的衣服。我打算今天去逛城里最大的百货市场一整天，然后好好吃一餐慰劳自己。

同乡汉知道了我的计划，一大早就来我的宿舍找我，他打算跟我一起出去逛街。我看自己正少了一个伴，便答应了他。我没有想到汉对这次出游如此地看重：他不但穿了新衣，还喷了些香水。

我同汉一起去吃早餐，我们经过一栋豪华独立式房子的时候，汉不禁望了望那栋房子说：“这房子可真漂亮，这可是我梦想中的房子。我要在这里挣多多的钱，将来要买这么一栋房子给我的家人，我的房子还要有剧院、泳池……”我没有等汉说完就赶快拉了他走，我可不想让屋主以为我们是贼。

“等，等，让我在这房子前拍完照再走。你别走得那么快。”汉拉住了我，并将他的手机塞进我的手里，“快帮我拍照。”

没有等我答应，汉已经摆出一副英武的姿势。我可说是骑虎难下，只好替他拍了照。

“威，来，我替你拍。”汉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我无奈地答应。

“来，笑一个。靠左一点，头抬高一点。来，笑。”汉竟然指导我拍起照来。

我只好依照他的指示拍了一些照。我心里何尝不想要一栋大房子呢？但是单凭那微薄的薪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买一栋小小的房子呢？

过后，我和汉搭乘了轻快铁到城中最大的百货市场，我走进了百货市场，没有想到里头人山人海。汉建议去手机店逛，我看着最新的电话，手摸了裤兜里那山寨电话，我告诉自己，要努力挣钱，下次要买一架最新的电话。我和汉几乎走完了商场的商店，我看了最新的服装、最时髦的鞋子、平板电脑、平板电视……我想买的东西还多，只是口袋的钱太少了，薪水太低，真是呜呼哀哉。

我和汉一面拍照，一面window shopping，这城里的人可真有钱，买东西好像都不需要考虑。我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像他们，在这城里挣了钱，然后将百货市场的东西都给买下来。

我们就这样地逛着，逛着，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逛百货市场逛了大半天。我的肚子开始感到饿了，我和汉决定到餐厅吃一餐好的。我们选了一家装潢看起来还相当不错的餐厅。看看餐牌上的价格，在这里吃上一餐，可以在平日吃上一个星期了。但是为了慰劳辛苦工作的我们，我们把心一横，决定这餐的钱是要花的。进了餐厅，我们点了最便宜的套餐。

吃着服务员送过来的套餐，我觉得是我这些日子以来最可口的一餐。我就用山寨手机在餐厅拍了不少的相片。饱食一顿后，我和汉决定到百货市场里的相馆，将今天拍的一些相片洗出来。

傍晚回到我的住处，那是一栋房子挤了二十个人的住处，在一个角落旁，我拿了白纸和洗好的相片给远方的母亲开始写信。

亲爱的妈妈：

我在这国家生活得很好，老板很善待我，你看看这美丽的房子，就是 I 居住的地方……，你看，我每天也吃得非常丰盛……”

正当我在写着信的时候，屋友拿了一大锅饭，拉开嗓子喊道：“大家来吃饭了！”

后记：记得有一次，我上班的时候，经过一栋房子前，看到了几个孟加拉外劳，轮流换上西装外套，在这房子前拍照。他们在这拍照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告诉远方的家人，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吗？



作家何乃健病逝 享年68岁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兼水稻专家何乃健在家人的陪伴下，于9月3日7时许逝世，余下妻子吴惜兰育有2名女儿何颖盈及何颖懿。治丧处设于住家，9月6日举殡。

何乃健妻子吴惜兰说，一生为我国及吉州华社献身服务是丈夫生前的愿望，即使在患癌期间，今年8月18至25日仍抱恙到霹雳和吉隆坡为4场农业讲座担任主讲。两年前何乃健先生进行身体检查，获知患上大肠癌第四期。

何乃健，祖籍广东顺德人氏，1946年在泰国曼谷出生，1953年移居槟城并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何乃健已出版23本著作，有诗集、散文集和评论等，是马华文坛的常青树。他也是水稻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是马来亚大学农学学士及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曾出版农业领域、特别是研究水稻的作品：2002年《转基因·转乾坤》、2004年《水稻与农业生态》以及2006年的《窥探大自然》；他的论文曾被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和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FAO）选中。



作家郑秋萍与世长辞 杏坛留芳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员郑秋萍于2014年7月22日病逝，7月24日上午十一时在麻坡新安乐慈善居举殡。亲友、同事和学生对郑秋萍的突然离世感到不舍，纷纷到郑秋萍的面子书写下悼念字句。

郑秋萍1961年出生于森美兰淡边，曾任教于森美兰双溪立百华小、森美兰义乐新村华小、吉隆坡增江北区华小、增江国中，桃李满天下。郑秋萍为华教的贡献得到认同，在2009年荣获沈慕羽教师奖。

郑秋萍的作品有：《简单有趣学童诗》《简单有趣学童诗2》《M国的少年礼》《妈妈的秘密亲人》等。此外，郑秋萍曾荣获第五届花踪文学奖童诗组首奖，也在学校开童诗教学课室，用写诗的游戏让许多同学发现一颗童真之心。

雪州夺得第8届全国中学生 华文文学创作比赛冠军

10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于这一届比赛胜出，第8届全国中学生华文文学创作比赛圆满落幕。雪兰莪州夺得本届比赛的总冠军。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叶娟呈表示，举办文学创作比赛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意与革新思考，符合《2013至2015年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

全国中学生华文文学创作比赛由教育部主催，雪州教育局及雪州华文教师联谊会承办；主旨是培养中学生创作兴趣，提升中学生文学创作水平，激励中学生学习华文士气及发掘写作人才，培养马华文坛新秀。

参赛者分成高中组（中四至中六）、初中组（预备班至中三），而参赛作品分为散文组、诗歌组及小说组。各州属选出每个文组五篇作品以参加全国赛。

金帆图书奖暨书评奖成绩揭晓

本届金帆图书奖颁奖礼于9月13日在2014槟城国际图书博览会讲座会举行。

有人出版社出版的陈政欣著作《文学的武吉》，获得本届金帆图书奖文学类大奖。Ulysses Wordstation出版的洪苑璐著作《妈妈的田野笔记》，则获非文学类大奖。奖金皆为3千令吉

文学类的3份优秀奖皆为有人出版社出版，分别是辛金顺的著作《在远方》、林春美和陈湘琳主编的《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以及那天晴著作《执行者》。

3份非文学类优秀奖皆为大将出版社出版，即侯秋云和苏长风著作的《Something 01：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里的人》、杜忠全著作的《老槟城·老生活2：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以及傅承得的《催绿禾苗的春雨一何乃健作品评析》。优秀奖奖金皆为500令吉。

星洲日报出版的前集团总编辑萧依钊著作《走过日据——121，幸存者的泣血记忆》，获得韩江学院2014金帆图书奖评审推荐奖。



（后排右四）非文学类大奖得主洪苑璐、
（后排右六）文学类大奖得主陈政欣、
（前排右一）有人出版社发行人杨嘉仁、
（后排左四）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

隆雪华堂妇女组《寸草心10》 征文比赛成绩揭晓

由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办，《南洋商报》联办的《寸草心》征文比赛已经圆满落幕。比赛的宗旨主要有三：一、表扬伟大父母之爱，灌输正确伦理道德，推广孝亲敬老精神；二、唤起身为子女者克尽孝心，使父母光辉形象起典范作用；三、鼓励写作风气，提高文学创作水准。今年收到稿件共1,427份，经过评审的审阅后，选出了以下得奖者：

冠军：贝汇全〈无题〉（森美兰大学预科班）

亚军：黄秋玲〈此情只待成追忆〉

季军：叶欢玲〈有个哥哥〉

许慧儿〈爷爷不见了〉

蔡家乐〈心跳〉

罗伟哲〈未完的棋局〉（居銮中华中学）

潘嘉蕴〈白蝴蝶〉（吉隆坡循人中学）

张毓祯〈柔软〉（坤成中学）

公开组（散文）

冠军：陈诗诗〈趁他们还记得你之前，回家吧！〉

亚军：黄家光〈老爸二、三事〉

季军：黎日强〈平凡小人物，不平凡人生〉

张雅芳〈花裤情思〉

黄志慧〈误·悟〉

郑尤雁〈鱼头和鱼尾的秘密〉

丘国志〈回家〉

公开组（诗歌）

冠军：刘添国〈山海记〉

亚军：许慧儿〈出嫁〉

季军：胡清朝〈吹落秋叶的一季〉

蔡佩佳〈游子〉

郑世忠〈阿姆的那一双手〉

许文松〈慈母严父〉

苏慧珠〈木凉椅〉

中学组（散文）

冠军：黄意棱〈剪不断的爱〉（巴生兴华中学）

亚军：罗玉廷〈母爱〉（SMK PANDAN JAYA）

季军：林雁〈战士〉（麻坡中化中学）

马瑗徽〈一个爸爸，两个妈妈〉（新国民型中学）

李佩仪〈母爱的欢呼〉（SMK BUD (3)）

林家琦〈脚踏车后座〉（坤成中学）

张巧欣〈影子的爱〉（吉隆坡中华国民型中学）

林紫曦〈我对爸爸的承诺〉（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张嘉育〈洗衣机里的鱼〉（吉隆坡循人中学）

黄以宽〈我读懂了你的心〉（马六甲培风中学）

李亿成〈牵着手，我们一起走〉（文德甲华联中学）

蔡毅达〈爱，只可意会〉（居銮中华中学）

戴佳瑄〈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是我的父母〉（居銮中华中学）

张佳雯〈读懂母亲〉（居銮中华中学）

汤壁性〈爱，一直都在〉（居銮中华中学）

王浩隆〈妈妈不在家的日子〉（居銮中华中学）

玉培志〈我想说的三句话〉（居銮中华中学）

郑加慧〈父爱〉（SMK Taman Pelangi）

尤觉悉〈感恩的心，感谢有您〉（福林园国中）

罗欣蕙〈你的背影〉（峇都吧辖华仁中学）

郭瑜琳〈牵着你的手〉（峇都吧辖华仁中学）

张子毅〈电话线上的母子情〉（SMK Tun Mamat）

梁淑淇〈不一样的爱〉（新山康文女中）

中学组（诗歌）

冠军：龙展皇〈一首给爸爸的诗〉（坤成中学）

亚军：邓筠瑶〈她说〉（SMK Taman Desa Jaya）

季军：孙美慧〈引我走向光明的你〉（坤成中学）

陈劭敏〈致爱丽丝〉（居銮中华中学）

卢倪〈你用爱掩盖的背后〉（吉隆坡中华国民型中学）

黄瑞芳〈爱的方式〉（柔佛SMK TMN DESA JAYA）

林雨萱〈父亲〉（百沙罗万达镇国民中学(三)校）

李婉君〈伟大的爱〉（SMK TAMAN DESA JAYA JB）

戴佳瑄〈写诗〉（居銮中华中学）

翁可静〈她·我〉（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小学组（散文）

冠军：杨正新〈爸爸带回来的爱〉（公民华小）

亚军：林恺倪〈母亲，我永远爱您！〉（吉隆坡育南华小）

季军：蔡丽雅〈一个让我长大的夜晚〉（梳邦华小）

符恺玲〈爱在于付出，不在于回报〉（崇文华小）

陈钰橦〈我永远的“超人”〉（崇文华小）

黄子绮〈因为爱〉（崇文华小）

黄奕绮〈雨伞，爸爸的爱〉（崇文华小）

伍珈璵〈那双手〉（吉隆坡浣都华小）

蔡雁燦〈两罐装满着我爱的星星〉（檳城商务小学）

黄佳怡〈我心所爱的爸爸〉（培才华小）

叶松愉〈双亲节〉（蒲种益智华小）

黄显恺〈爸爸，您辛苦了！〉（州立华小）

赖芯宜〈妈妈，对不起〉（万挠三育华小）

戴汇仪〈谢谢您，妈妈〉（励志华小）

小学组（诗歌）

冠军：周佳恩〈童诗：因为你们，才有我〉（柔佛建集华小）

亚军：廖恩慧〈双亲〉（雪兰莪万挠三育华小）

季军：罗钰铎〈永不言败的巨人〉（吉隆坡南强华小）

胡长儒〈爸爸的神通〉（吉隆坡康乐华小）

叶乃好〈您〉（吉隆坡南强华小）

罗滢榛〈独一无二〉（吉隆坡南强华小）

叶景乐〈爸妈，我爱您们〉（吉隆坡南强华小）

陆盈蓓〈父母的爱〉（蒲种益智华小）

张瑞琦〈家给予我的爱〉（泗岩沫启智）

王诗杰〈寻找爱与幸福〉（泗岩沫启智）

评审团

公开组：〈南洋商报〉

中学组：李萍、李素桦、郑淑娟、黄玉珠。

小学组：蔡春娇、郑瑾珍、赵淑芬、林芳凤、林素芝、
苏清珠、傅嫦娥、叶素琴、练美兰、陈瑞香。

第七届游川短诗创作与演绎奖 获奖名单

短诗创作奖

首奖：邢诒旺

次奖：林志远

三奖：杨喜文

特优奖：莫泽明、刘嘉倩、陈奕进

佳作奖：黄丽丽、骆俊廷、廖叙羽、陈伟哲、钟永毅

短诗演绎奖

首奖：黄丽丽

次奖：许诗敏、刘代溶、梁舜诒、黄鈿淇、刘诃嚟（组合）

三奖：张维康

特优奖：陈力韶、陈伟哲

佳作奖：从缺

第五届新马星云文学奖 获奖名单出炉

佛教短篇小说特优奖：从缺

佛教短篇小说优秀奖：释了觉《最美的愿心》、李彦桦《悟·爱》

入围作品：王筠婷《金成放牛》、邓锦鸿《放下“头套”，立“梯”成佛》、钟联盛《健哥的刮痧》、李唐羽《“假装”超能力》、林俐娜《阿乐》、李荷珍《解心人》及刘春平《跟他做朋友》

万挠男孩出版社 真人真事鬼故事征文

参赛规则

- 1 必须要原创。如果凡是抄袭，后果作者自负。
- 2 不能涉及敏感的种族、政治、色情等内容。
- 3 字数约3000字。如果你的故事只有1000字，可以写三则；如果是1500字就写两则。以此类推。
- 4 电邮至chinhor2001@gmail.com，注明“真人真事鬼故事征文活动XXX”（XXX是投稿者姓名）。
- 5 附上作者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住家地址和面子书的链接。
- 6 截止日期：2014年10月31日
- 7 凡是被录取者，将获得一本相关合集一本，以及出版社其他五本书。新书上架后，出版社会寄书给大家，邮费由出版社承担。
- 8 出版社有权删改故事文字。
- 9 以上规则不足，出版社有权增删。

马华文学书评比赛得奖名单公布

主办方共收到101份参赛作品，2014年8月13日於拉曼大学金宝校区举行颁奖礼。马华文学书评比赛奖项共设7个：一等奖一名：300令吉+书籍+奖状；二等奖一名：200令吉+书籍+奖状；三等奖一名：100令吉+书籍+奖状；优秀奖四名：各50令吉+书籍+奖状。

书评奖的奖金由拿督李志亮副部长赞助，而书籍奖则由金宝漫延书坊店长骆世俊赞助。

得奖名单：

- 蔡典蕾（吉兰丹）—— 评朵拉的《脱色爱情》
陈昭慧（雪兰莪）—— 评贺淑芳的《别再提起》
廖明威（柔佛）—— 评融融的《前路》
廖诗弦（吉隆坡）—— 评龚万辉的《隔壁的房间》
马瑞玮（霹雳）—— 评杨百合的《心想事成》
汪卉婕（檳城）—— 评方昂的《鸟权》
杨晓慧（雪兰莪）—— 评邱琲钧的《卸妆之后》

第13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开始征文

为了鼓励更多民众从事儿童小说创作，及唤醒社会人士关心及支持马华文学，留台联总自1989年开始，配合马华文学节之联办团体，承办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至今。

首奖奖金从过去的1200令吉提升到1600令吉，亚、季军的参赛者将分别获得1200令吉、1000令吉及奖牌一个。获优胜奖的5名参赛者也获得300令吉的奖金及奖牌一个。

参赛者需注意事项包括：参赛作品每篇须在5000字以内；每人只限投稿一篇作品。参赛作品必须是个人创作及未经发表的作品；经发现抄袭，即取消参赛资格。作品须书写在稿纸上或电脑排版打字最佳，连同正本并影印4份寄交留台联总秘书处。参赛作品无须署名。除参赛作品外，作者须另附上一份资料包括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地址、电话、个人简介及相片2张。

截止日期为10月30日，作品须寄到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9-B, Jalan SS2/64,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7876 1221。

2014年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敬老”征文

2014年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敬老”征文赛细则

1. 名称：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敬老”征文赛
2. 主办：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3. 宗旨：发掘写作人才，推展孝亲敬老风气。
4. 赞助人：雪隆兴安会馆名誉会长暨会务顾问庄玉霖局绅
5. 资格：凡马来西亚公民均可参加。
6. 参赛组别：
 - （一）同乡组：只限福莆仙籍同乡或女性同乡之子女参加。
 - （二）公开组：公开予各籍贯之公众人士参加。公开组参赛者只能呈上一篇作品，同乡组参赛者可同时参加同乡及公开两组，惟须呈上两篇不同的作品。
 - （三）中学组：凡在籍中学生都可参加，所有作品须由校长或班主任签名及盖章认证。

* 所有参赛作品须注明所参加的组别。

7. 参赛作品：

- (一) 主题：以歌颂父母伟大之爱，孝亲敬老之道为主题。
- (二) 体裁：小说、微型小说或散文均可，字数以不超过五千字为宜。
- (三) 内容：必须是原创作品，并且不曾在任何报章、杂志、书刊或网络刊登过。不可涉及宗教、政治及种族等敏感课题，也不可渲染色情及暴力。
- (四) 稿件：使用蓝色或黑色原子笔书写于稿纸上，如能打字更佳。所有稿件须复印四份寄下。

8. 作者资料：参赛者必须把以下个人资料写于另一张稿纸，附上半身近照一张。

- (一) 中英文姓名
- (二) 籍贯
- (三) 新身份证号码
- (四) 性别
- (五) 年龄
- (六) 学历/就读学校名称和班级
- (七) 地址
- (八) 联络电话

9. 截止日期：所有来稿信封上请注明“全国孝亲敬老征文赛”评审团收。

须于2014年10月15日下午5时前寄/交本组秘书处：-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 Kuala Lumpur

13-15, Jalan Thambapillai, Off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Tel : 03-2274 4370/9062 Fax: 03-2274 8413

10. 奖励：

(一) 同乡组：

第一名：奖金RM2000及奖杯
 第二名：奖金RM1500及奖杯
 第三名：奖金RM1000及奖杯
 佳作奖三份：每份奖金RM500及奖状

(二) 公开组：

第一名：奖金RM2000及奖杯
 第二名：奖金RM1500及奖杯
 第三名：奖金RM1000及奖杯
 佳作奖五份：每份奖金RM500及奖状

(三) 中学组：

第一名：奖金RM1000及奖杯
 第二名：奖金RM750及奖杯
 第三名：奖金RM500及奖杯
 佳作奖五份：每份奖金RM300及奖状

* 若参赛作品未能达致赛会水准，有关奖项将悬空。

11. 评审团：由国内知名作家担任。

12. 作品版权：所有作品的版权归主办当局所拥有。

13. 成绩公布：得奖名单将于2014年11月，在本地华文报章公布。得奖者也将获得书面或电话通知。

14. 颁奖礼：29/11/2014（星期六），晚上7时正于吉隆坡天后宫礼堂。得奖者必须亲临领奖，缺席者奖金取消，主办当局将寄上奖状。

15. 取消资格：参赛作品如被发现触犯细则第7（三）或第12者将被取消资格，主办当局保留追讨回奖金及奖杯/奖状的权力。

16. 主办当局的决定乃最终的决定，一切投诉恕不受理。

17. 本细则如有不完善之处，主办当局可随时修改之。

新山室内合唱团荣获 新加坡国际合唱节混声 合唱公开组冠军

8月21日至2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合唱节（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吸引了47支来自新马、印尼、中港澳以及台湾的合唱团参与。主办方也邀请到陈云红、Jonathan Velasco、林爱慧、谭秀英、桂乃舜、杜万胜等国际知名合唱指挥担任评审。

8月22日晚上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举办的比赛中，新山室内合唱团由本团音乐总监范青瑞指挥，演唱十六世纪作曲家 Palestrina 的“Sicut Cervus”、当代作曲家 Ola Gjeola 的“Ubi Caritas”，以及由当代作曲家 George G. Hernandez 编曲的菲律宾民谣“Rosas Pandan”，最终以83.90的金奖成绩脱颖而出，成功晋级24日晚上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的总决赛。

所有七支晋级总决赛的队伍为：印尼的Pancasila University Choir、Purwa Caraka Music Studio Children Choir、Voice of Glory HKBP；新加坡的Xinmin Chorale；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合唱团；中国的台州爱乐儿童合唱团；以及JBCC。

在总决赛中，JBCC演唱新加坡作曲家吴多才改编的客家民歌《落水天》以及马来西亚作曲家 Juliette Lai 改编的印尼民谣“Burung Kakaktua”，展现新马风情。

最后，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合唱团荣获总冠军。

JBCC虽没能在总决赛中突围而出，但这次参与国际合唱节的经验让指挥与团员都上了一宝贵的一课，尤其能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内演唱，团员们都为此激动不已。

指挥范青瑞说：“透过这次国际合唱节的比赛，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演唱水平。此外，我们也学习到‘胜不骄，败不馁’这句话的意义。很高兴JBCC能够为马来西亚争光，让我们的声音飘扬在国际舞台上。”

JBCC团长王俊麟说：“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表演厅拥有世界级的设置和装备，让团员们格外期待和珍惜。当大家在台上同声歌唱，和声的共鸣足以让大家起鸡皮疙瘩，久久不能散去。这次比赛，我们果然没有辜负自己，为JBCC，为马来西亚在这场国际赛事中赢得了金奖，更是组别的冠军队伍。这无疑为JBCC献上一份最完美的十五岁生日礼物。”



新山室内合唱团于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合唱节中夺得混声合唱公开组组别冠军，与其他六支亚太地区合唱团跻身总冠军赛。

活动看板

新山室内合唱团15周年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将以当代作品为主，曲目包括台湾作曲家周鑫泉的《答案》、《昨夜你对我一笑》、《再别康桥》、英国作曲家Bob Chilcott的“Little Jazz Mass”等歌曲。当然也包括在新加坡比赛得奖的曲目。此外，JBCC也延续推广本地合唱音乐的使命，邀请本地年轻作曲家赵俊毅创作新作品。他交出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彩云随想》从童谣幻化而成一场对云的无限想象。

日期：10月25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时30分（7时正入场）

地点：新山中华公会黄树芬敬礼堂

乐捐索票：RM30（参观券）、RM20（学生券）

票务联系：姚惠嫻（016-757 5235）、李舒薇（+65-9658 6142）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10~11月活动

地址：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电邮：moontreehouse@gmail.com

部落格：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10月5日，10:30am~12pm，月读3：查克·华兹、布鲁斯·利特菲尔合著《我的两个妈》（基本书坊出版），张玉珊导读。

11月2日，10:30am~12pm，月读4：李维怡著《沉香》（联合文学出版），黄麒达导读。

12月7日，10:30am~12pm，月读5：佩蒂·史密斯著《只是孩子》（新经典文化出版），陈头头导读。



《时光，在这里停留》

作者：舒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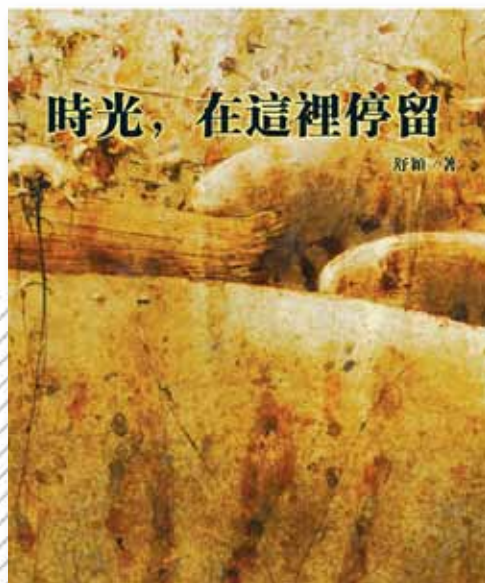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978-967-12575-0-0

定价：RM35

文城四意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马华写作人舒颖的第一部散文选集，共收录了65篇舒颖历年来的散文创作。全书透过作者流畅秀丽的行文，以淡淡的笔触，朴实的情感，记载她真实生活的时光，并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转化为可读性高的篇章。

《時光》，依内容性质，分成五辑，即〈回眸〉、〈回荡〉、〈回放〉、〈回味〉和〈回念〉，如果把五个“回合”统一做《情缘》，亲情也好，恩情也好，念情也好，都是脉脉的情缘悠悠的思意。

此书封面采用了画家翁文豪的水彩画作，书内也收入他27张白描画作品，是一部文字与线条融合的散文集。

作者简介

舒颖原名符蔼莉，祖籍海南文昌的马来西亚峇株人。

喜欢悠游于文字，小说及散文是她的最爱。

曾经荣获数届儿童小说、散文及微型小说等奖项。

已经面世的个人作品：民间传说《武罗和仙女》、儿童小说《我已经长大了》及《月亮月亮出来了》。《时光，在这里停留》是舒颖的第一本散文选集。

《马来西亚微型15家》

编选：陈政欣

文类：微型小说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ISBN：983-2111-32-0

定价：RM32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内容简介

本选集展示了马来西亚华文微型小说界各年龄层作者的当今与未来，也展示了当今微型小说的风貌与韵味，同时更标志着微型小说这一创作在本土的未来走向。

被挑选者对微型小说创作的坚韧不拔与对文学艺术的执着，是他们的最大亮点。他们也被期许，在这之后的五年十年里，将会是马华微型小说创作的引领者。

大江健三郎：“晶莹的雨滴 / 映射出了风景 / 雨滴当中 / 有另一个世界。”

主编简介

陈政欣，祖籍广东省普宁县，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大山脚。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从商多年，现专心创作。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前理事、马来西亚作协北马联委会前主席。

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后来开始小说创作及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撰写文学评论、戏剧剧本与专栏小品。著作包括诗集一本、小说集六本、翻译小说五本，及剧本《有原则的人》。2007年获得第九届花踪文学奖小说组推荐奖。2008年获得第一届海鸥年度文学奖小说组特优奖。

《山水檳城》

作者：杜忠全

文类：散文

出版日期：2014年8月

ISBN：978-967-419-082-8

定价：RM36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离家赴台之前，我过的是日日登山、在山上度晨昏的日子。清晨时光踏着朝晖上山，也闻着鼻间的青草和泥土气息“回”到再熟悉不过的清幽山间，一本书在手边，就在山上的不同角落听着流泻的山泉消磨一整个上午，待日头升高了，才沿着林荫山路又回到山下的家，摊开笔记本子，记下山上的所读所思及所见；山路日日都一样，但阴晴的光线不同，尤其心绪有别，见闻觉知也就不一样了。——杜忠全

《山水檳城》全书文章，以图文并陈的方式呈现。文字写景，或色彩描情，这书让文字与画作展开了对话，但也不妨分开来看，两者都各自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没有谁为谁搭配的问题。

作者简介

杜忠全，檳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报刊专栏作者。1993年赴台念中文系，无关写作；2002年开始重新笔耕，无关文学，只是一种回归仪式，书写生长与生活的槟岛。2005年获星洲日报第八届花踪文学奖散文推荐奖。

绘图

廖新华，太平退休教师，专事水彩画，内容包括山涧清流、太平湖光山色、街景、渔村炭窑等。多次参与海内外联展，也曾在吉隆坡连城画廊及檳城WAF Art Gallery举行个展。现为马来西亚现代水彩画会、檳城水彩画会、霹雳艺术协会及檳城艺术协会会员，也是太平“雨乡艺术人”主干成员。

《菩萨难写》

作者：许裕全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7月

ISBN：978-967-419-077-4

定价：RM32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著名诗人许裕全近年获得多项国内外文学奖项，是个散文、小说、诗都写得很出色的文艺写手，文字或庄严细腻，或诙谐风趣。

《菩萨难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收录他许多获奖的新诗，难得的是新书附送作者亲手抄写《心经》的精美丝印品，值得珍藏。

作者简介

许裕全，出生于霹雳班台小镇，三十几岁的摩羯座男人，性格沉默厚道。

长大后负笈台湾，毕业于成功大学企业管理系。

在商场打混经年，随后曾游牧于农畜业、水产养殖、渔业。目前任职于制造业，文学与书法，是维持得最久的嗜好。

作品曾获：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星云文学奖、游川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台北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等。

曾出版《山神水魅》《猪头看过来》《宝贝，猪头一下嘛！》《从大丽花到兰花》。

《突然我是船长》

作者：周若鹏

文类：散文

出版日期：2014年8月

ISBN：978-967-419-081-1

定价：RM24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周若鹏第一本散文著作。

全书共分六辑。前三辑以亲情为主，述说作者从为人儿子至为人父亲的心路历程；后三辑则以评论时事、聊生活趣闻及动地吟台前幕后的逸事，文字或庄严细腻，或激情愤慨，或诙谐风趣。

作者简介

周若鹏（1974年～），马来西亚华裔诗人，生于吉隆坡，曾获花踪、海鸥文学奖等，著有诗集《相思扑满》《速读》和《香草》，现任大将出版社董事长。

《声音的演出： 全国中小学诗歌朗诵读本》

主编：周若鹏

文类：诗选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ISBN：978-967-0744-02-5

定价：RM25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诗歌朗诵表演和比赛有两个让导师头痛的地方：选材和技巧。本书解决的不只这两件事。编者从逾千首马华新诗当中，挑选出百首不但适合朗诵，而且还有独特之处可容创意表演的诗作。编者把这些点子注于诗末，但都点到为止，留下想像空间让师生发挥。

本书不只标明所有选诗的出处，还结合“有店”网络书店搜罗书源，方便想进一步寻找资料的读者。此外，还收录了编者对历届比赛常犯错误的总论，还有语音老师李进文及陈丽珠的语音技巧说明。

希望大家享受设计表演、上台表演的过程，体会诗歌的乐趣。

主编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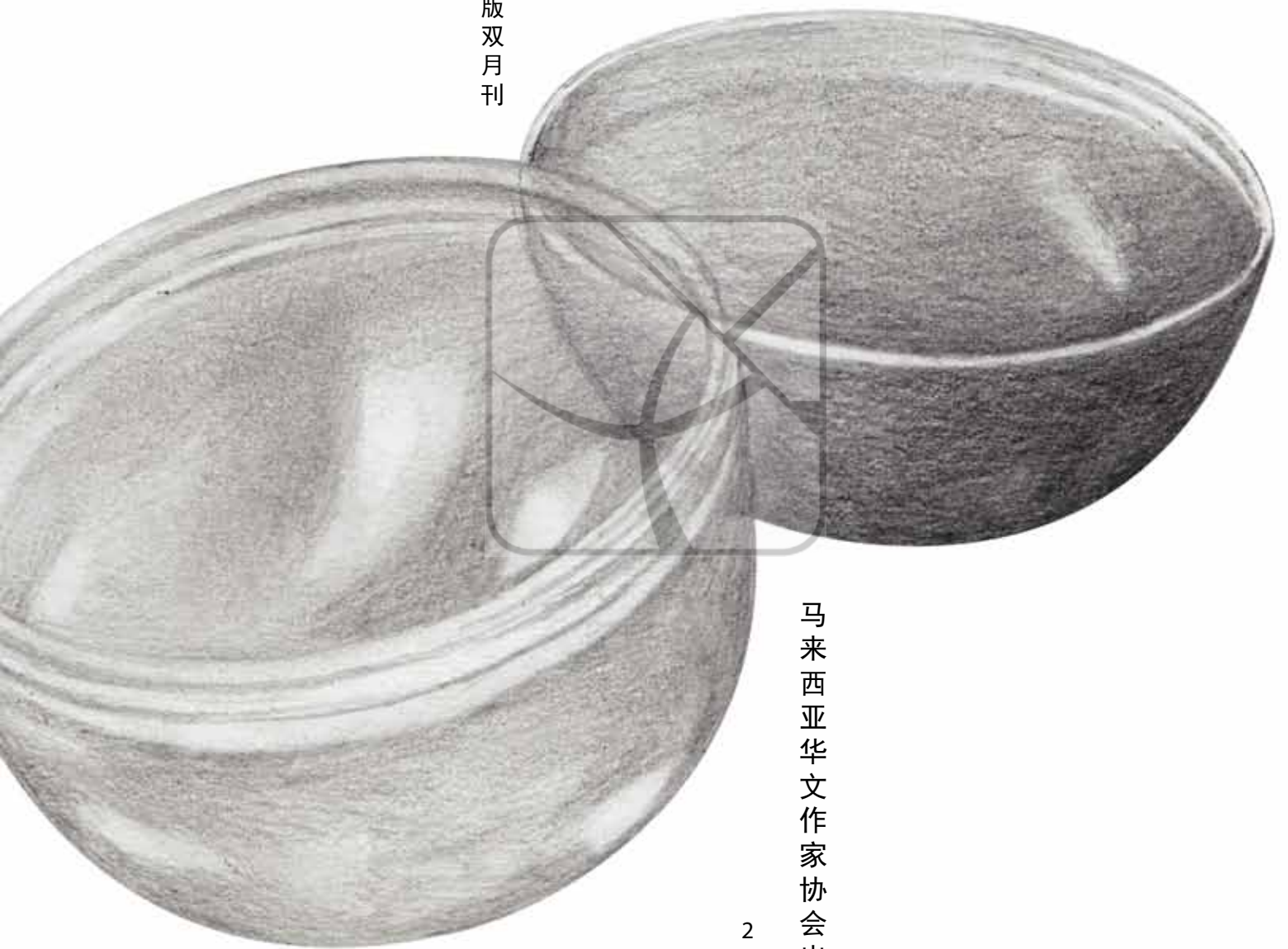
周若鹏（1974年～），马来西亚华裔诗人，生于吉隆坡，著有诗集《相思扑满》《速读》和《香草》，散文集《突然我是船长》，曾获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中华民国优秀青年诗人奖等。

1999年及2008年参与演出“动地吟”全国巡回诗曲朗唱会，首次结合魔术和诗歌朗诵表演。2012年再次参演，2014年转为总策划。期间为多场校园诗歌朗诵比赛出任评委。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账户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任何电子制作和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4年10月号